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陸象山先生

謂人心人偽也道心天理也非是人心只是說大凡  
人之心惟微是精微纔粗便不精微

謂人欲天理非是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

蝕惡星  
之類

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此說出

於樂記不是聖人之言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  
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提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魏乎大哉獨游於天又曰天道之於人道也相遠矣

是分明裂天人爲二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既是人則必有憂樂矣

生知蓋謂有生以來渾無陷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阜民方侍坐先生遽起阜民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某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無所問先生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阜民因



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捺存夜以繼日如此者  
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者  
遂見先生先生目送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  
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  
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張南軒先生所類洙泗言  
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即知  
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  
也先生曰然更當為說存養一節

大陽當天太陰五緯猶自放光芒不得那有魑魅魍

魎來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非某所能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近來學者言擴而克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克焉有此  
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  
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明則此理自明當惻  
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辭讓處自羞惡辭讓是非在  
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



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溥淵泉而時出之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湏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  
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  
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  
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  
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  
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

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仲誠處

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

答曰如鏡中觀花荅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

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  
只在仲誠身上旣又微笑而言曰已分明說了

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荅曰我與汝  
說內汝只管說外良又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荅



曰未知學博學箇甚麼審問箇甚麼明辨箇甚麼篤行箇甚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荅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荅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楊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

何如伯敏云所望成人自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亦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亶亶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却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山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得所當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前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



當爲是不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的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作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肺肝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元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常久上却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

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嘗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曰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更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如季繹之徒便是異端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



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却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是文字學問是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

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也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

昭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古之學者爲己所以昭其明德己之德己明然後推其明以及天下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在我者既盡亦自不能掩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只是一個心某之心卽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後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



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何如是盡心性材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材都只是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着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

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脉只在仁義上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此豈人之情也哉是偶然說及初不須分別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壞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旦好惡與常人甚相近惟旦晝所爲爲牯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息夢寐顛倒思慮紛紛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爲未嘗有材焉此



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痴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人急於教人故以性以情以心以材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人說定說如此樣是心如此樣是情性與材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脉骨體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脉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特別事不理會時

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是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義只是積善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行事不當於心如何得浩然此言皆所以闢告子又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黝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內



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盖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也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已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已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與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材馬之類皆以謂材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壞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脉不明沉溺章句何益

王遇子合問學問之道何先曰親師友去已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已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荅先生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荅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去理會事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聖人謂賊夫人之子學而優則仕盖未可也初學者能完聚幾多精神纔一霍



言傳記要 卷之五  
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一云省察是奴僕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荅  
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  
知物價之低昂與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  
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吾家合族而會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其職所  
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  
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理會大處某  
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未敢發  
然某皆是逐事逐物考究練磨積日累月以至如  
今不是自會亦不是別有一竅子亦不是等閑理  
會一理便會只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  
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  
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  
懶不曾理會好笑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曾克



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

又無事尚解忘今當機對境乃不能明

有行古禮于其家而其父不悅乃其父子相非不已  
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欲行古禮其名  
甚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亦遠吾子所行  
未必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與其哀  
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  
俗甚不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  
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別白則無  
長進處先生曰然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  
始是道人心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人心有消殺不得處便是私意便去引文牽義牽枝  
引蔓牽今引古爲證爲靠

豈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



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縈縈如此

縈縈底討个甚麼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  
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  
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个閑閑散散  
全不理會事底人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鷓鴣失了樹更  
無住處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本來無事胡亂被物事牽

將去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  
了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  
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  
保養此心也

江泰之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皆暫而不能  
久請教荅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  
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  
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



室只是就事就物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  
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舊罪不妨誅責愈見  
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上達下達卽是喻義喻利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  
先對曰辨志正己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  
子淵之對可謂切矣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  
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弄使人貪而  
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个大不惺惺去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  
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  
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  
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  
剝落得淨盡方是

因陰晴不常言人之開塞若無事時有塞亦無害忽  
有故而塞須理會方得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得事成

須是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激勵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汗澤

染習深者難得潔淨

俗諺云心堅石穿既是一個人如何不打疊教伶俐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大綱提撥來細細理會去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這裡是刀鋸鼎鑊的學問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  
禪伯真為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惑所  
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  
量也

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  
不至于道孔子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  
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歟之問顏  
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其不自安所以



其殆庶幾乎

予舉荀子解蔽遠爲蔽近爲蔽輕爲蔽重爲蔽之類說得好先生曰是好只是他無主人有主人時近亦不蔽遠亦不蔽輕重皆然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不要起爐作竈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自立自成自道

曰予攸好德是大有感發者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高著眼

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胡丈因舉晦翁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問楊云多時有退步之說不知曾果退否若不退絲毫許牽得住前輩大量底人看有甚大小大事他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畧有些氣酸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跟脚學人言語  
不倚師友載籍

今之學者譬如行路偶然撞着一好處便且止覺時  
已不如前人所以乍出乍入乍明乍昏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之心子新  
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  
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人  
不以其失爲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  
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瑞但不能進

學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在荅云莫道未也二十歲  
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湏發揚車前不  
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詹阜民再入都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  
有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  
壑豈不快哉旣而以所記管窺諸語請一二日再  
造先生曰夜來與朋友同看來却不是無根據說  
得出來自此幸勿輒錄他日亦可自驗

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  
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神然此是憑物須要  
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  
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  
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  
于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懶為與不為之間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  
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  
動他根本所在便不肯

先生語伯敏云近日向學者多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夫人勇于為學豈不可喜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  
日學者却把作一事張大虛名過于實起人不平  
之心以是為道學之說者必為人深排力詆此風  
一長豈不可懼

皇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為學當  
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何為事人生天地



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  
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  
雖不遇聖人亦只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  
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于文  
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旣還邸  
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  
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事在

後生看經書須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  
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  
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徵諸庶民  
而不謬的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觀春秋易詩書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者亦有病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  
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變多易雖不作

未有關也逮于中古情態日闢詐僞日萌非明易  
道以示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



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也易道既着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無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爲謙謙者不盈也盈者則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謙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爲

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于物也知物之爲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脩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爲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爲



有爲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士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如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于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發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于小則將致悔咎

矣恒祿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于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也能恒者雖祿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几損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旣損抑以歸于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爲益也困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護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并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



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衆無不及故曰遷巽稱而  
隱巽順于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可

見故隱

年譜中九  
卦解更別

履以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  
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  
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  
恒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終始惟一乃日新損  
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  
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

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于已者爲利  
天下之有益于已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  
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  
在君子無加損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困  
窮之時必推致其命以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  
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  
行者皆困也君子于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怨也并  
以辨義君子之義在于濟物于井之養人可以明  
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于理如權之于物隨輕



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于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替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主于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于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碁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

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豈惟二物於此可見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淵方動雖只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是擔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常



舉俗諺敎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知道則末即是本枝即是葉又曰有根則自有枝葉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  
萬世一揆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  
湯之過也故仲虺作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  
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問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爲富貴貧賤

患難動心不爲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  
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  
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  
疑在是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  
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十五而志于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  
乍出乍入乍明乍暗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  
而立則無出入暗明警縱作輟之分矣然于事物  
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不惑矣



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至五十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然未必能純熟至六十而所知已到七十而所行已到事不師古率由典章學于古訓古訓是式所法者皆此理也非徇其迹倣其事

夫子問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尙嫌少在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予欲無言是即言了

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爲仁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于仲弓之爲人則或人嘗



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者無口才也。想其爲人冲靜寡思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子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聖人說乾知大始因曰堯夫只是個閑道人。聖人之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因謂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予謂晦菴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無二先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此說晦菴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



其見道不明終不是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詭言語頗恠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荅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个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

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体先生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五







